



到目前為止,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技術驅動的世界里。事實上,正在爭奪網絡控制權的為數不多的幾家大型平台公司——臉書、亞馬遜、谷歌和推特,並不是為了影響我們的情緒而進行這項活動的。在大多數情況下,這些公司都希望我們在使用它們的產品時打起精神,以便推送更多我們想要的東西。

這當然是提供良好服務的基礎,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最佳方式莫過於儘可能多地瞭解客戶。然而,這種方法引發了一些更關鍵的問題:如果蒐集到的關於你的信息並不能說明全部情況該怎麼辦?如果你尋找的東西不僅僅是一天十多個數字印記該怎麼辦?最重要的是,這些公司掌握關於你的信息之後還能做些什么?

在一個日益受到技術影響的世界里,我們使用的技術越多,失去的做人的自由就越多。對現代科技公司而言,它們的一大法寶就是蒐集你的身份、個人數據和行爲,然後進行翻譯,並賣給其他公司的營銷人員,後者需要這些信息來向你推銷產品。這種算法被稱為“行爲定向”,它有效地利用技術對你的行爲的翻譯來影響你未來的決策。這從表面上看是無害的,在現代,更表現得像一種精明的營銷策略,也許你根本不相信它會影響我們。不幸的是,這種用技術贏利的普遍做法不僅改變了公司的營銷策略,還改變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,影響着我們的行爲方式,以及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。

在極少人能看到的隱蔽的現實背後,你正在把你的人性外包給一小部分公司,這些公司可能是善意的,但它們永遠無法充分保護你,永遠不能完全代表你,永遠無法幫助你實現期許和夢想。在大多數情況下,它們所做的恰恰相反:破壞你的自主權。這個問題比經濟問題大得多。在全球生態系統中,人類生活面臨着一個明顯的現實威脅:我們是存在的頂峰,頭頂着創

技術：造福人類還是超越人類

造的皇冠。但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創造了全球歷史上最大的敵人——現代的科學怪人。

但我們仍然可以控制故事的結局。我們必須心甘情願且明智地行使這種控制權。技術的本質應該是讓人類自由地做自己。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,人類首先利用蒸汽機實現生產機械化,然後用電力實現大規模生產,最後利用電子信息技術實現生產自動化。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,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上開始發展,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克勞斯·施瓦布認為,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特徵是“跨越物理、數字和生物領域的技術融合”。如果部署得當,這種融合極具發展前景。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全球性問題,如獲得清潔的水源和治愈某些癌症,現在都可以得到解決。幾十年來似乎無法完成的全球性任務,例如普及教育,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現實。但就目前情況而言,施瓦布描述的“消除各個領域之間的界限”,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人類對資源的濫用,以致失去對未來的掌控。

人類的精神和願望的本質是自由:做自己的自由,表達個人信念的自由,以及成為我們能成為的最好的自己的自由。事實上,我們不僅是人類,還是進化中的人類。“我們作為集體會變成什麼”,這個問題為我們的未來寫下了劇本。

技術能否讓我們成為最好的自己?人類與技術的不穩定結合給每個人都留下了一個生存問題。它正擺在我們面前,在我們的心中激蕩。你想要的僅僅是生存,還是真正的繁榮?數千年的人類歷史提供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,這個答案將我們與其他所有生命形式區分開來:人類渴望繁榮、進步,渴望變得比現在更好。

作者:[瑞士]卡洛斯·莫雷拉 [加]戴維·弗格森;張羿譯

《紐約時報》前兩年的一篇專欄帶紅了一個詞“斜杠人生”,意指一個人具有多重身份,不滿足于固定的職業。有資格貼上這個標籤的人,無不沾沾自喜。比如鮑勃·迪倫,可以寫成“創作歌手、詩人、藝術家、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”。其實我認為把“斜杠”說成跨界,會更好理解,可避免被誤以為是“斜着抬杠”。像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明星,很多是影優而歌,或歌優而影,影視歌三棲,同時又進軍商業領域,是無所不通的跨界全才。

對於具有卓越創造力的天才,跨界是一種最先鋒的自我展示方式。

達·芬奇大概是人類歷史上跨界最廣也最成功的“斜杠青年”,不僅畫出了《蒙娜麗莎》《最後的晚餐》這樣的傳世巨作,他還玩雕塑雕刻,搞機械設計,擔任軍事工程師,甚至在16世紀就設計出具有現代理念的沖水廁所,同時還精通數學、密碼學、人體生物學、物理學、天文學。他留下來的《哈默手稿》原稿,至今有幸讀過的不超過5人,已被比爾·蓋茨以天價珍藏。人只要有足夠的天賦,就不存在必須專注才能完成的優先事項。

相比之下,普通人跨界則可能是想要滿足對意義的追求。

不久前,一個在夜市代客貼膜的小攤老闆,因為老婆生孩子,來不及收攤就匆忙趕去醫院。代為看攤的城管見有顧客上門,便小試牛刀,過了一把跨界的癮,貼了一晚上手機膜,做成好幾筆生意。



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·泰勒說,人若是處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,為了尋求意義,會引導激發自己的潛力,于內在框架里尋求超越。有人是用愛情,有人是用音樂,有人仰望星空,以跨界的方式實現自我。

當今生活節奏加快,社會門檻提高,也促使人們去豐富自己的人生經驗,跨界帶來的不同體驗,可提陞自身的生命價值和職業成就感。

我有一個做律師的熟人,有一回她陪朋友去看房,旁邊的看房者見她身穿職業套裝,拎着公文包,誤認為她是樓盤銷售人員,過來向她諮詢。她坦然受之,最後成功推銷出去一套房,賺了一小筆佣金。對於那些性格開朗、願意嘗試新鮮事物的人,跨界探索也意味着更容易得到回報。

但有時候,跨界並不需要宏大的理由。我曾看到有人說,她與家人一起去逛超市,家人到停車場停車,她走到門口等候。百無聊賴中,她看到門口旁邊的小桌上放了一把測溫槍,就好奇地拿起來給自己測了一下體溫。這時正好有顧客進來,見她手里拿着測溫槍,便很配合地主動伸手讓她測溫。她也照測不誤,一連測了十幾個人,直到真正的測溫員出來才停止——即使事出偶然,當事人仍然覺得這是自己跨界經歷的一部分。也許以後她的簡歷上會加這樣一條:測溫員。

作者:青絲

見世面

我過去對“見世面”這三個字有一些誤解,覺得見世面這件事的重點在于“多”,所以彷彿陌生的地方去得多了人就厲害了。

後來我覺得,見世面這件事的重點並不在于多,而是在于反差之中的對比。你去一個陌生的地方,如果當地和你的老家大同小異,沒有什麼差別,那其實談不上會有什麼收穫;但如果你去一個和家鄉迥異的地方,一些你因

為習以為常而視而不見的現象就能被感受到,就好像藥物試驗和文學對比那樣,只有在比較中,事物的因果關係和自身特質才能清晰起來。就好比說,有的人從小在廣州長大,直到上大學時才去外地就讀,他就會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為什麼廣州被稱為“美食之都”。還有的人,從小就在發達城市長大,等到了其他地方,看見機動車不僅不禮讓行人,還經常開上便道狂按喇叭時,才明白為什麼新聞上常說自己家鄉的市政管理

規範有序。或者,四川人離開老家以後,才發現“微辣”真的只是微微的辣而已。

所以,人要是想成長,就要豐富世界觀,就要見世面,而“見世面”這三個字的重點不在于多,在于體會不同。

作者:河森堡

舍得家刊



1.拿孩子和他人比較

心理學家阿德勒說:用“比較”來鞭策孩子,只會讓他喪失信心、內心受傷。要找到他的優點,讓孩子發現自己的優點,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每個孩子的花期不同,專注于孩子身上的獨特和閃光點,不比較才能不焦慮,親子關係才會和諧融洽。

2.否認孩子的情緒

你對這件事感到難過是很愚蠢的。第二種傷害孩子的行爲是:否定孩子的負面情緒。孩子的情緒,真的是捉摸不定的,在咱們大人看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,到了孩子那里,就變成了天大的事。

有些父母看到孩子哭鬧,發脾氣,會採取漠視的態度,覺得越理會,孩子會鬧得更兇。冷處理,其實會讓孩子內心更受傷。

心理學家戈爾曼說:“家庭生活是我們學習情緒的第一個學校。教會孩子正確的情緒表達,提高孩子的情緒能力,是所有父母的必修課。”

很多孩子走入社會,不能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緒,容易感情用事,就是因為小時候沒有人告訴他如何疏解。所以情緒這堂課,千萬不

父母最傷孩子的幾種行爲

能漏掉。

3.對孩子撒謊

你說如果我考得好你會讓我玩。我從來沒說過。

對孩子撒謊,不信守承諾,也是父母傷害孩子的行爲之一。

有個女孩,不知怎麼,寫作業積極性越來越低。後來老師問過孩子才知道,原來是她的媽媽答應了孩子寫完今天的作業,就可以自由安排,但總是在女兒寫完後,又拿來另外的習題本,強行給孩子加課外作業。

答應了孩子卻出爾反爾,這種做法只會讓孩子對寫作業這件事,生出厭煩。信任是人際關係的基石,同樣也是維係親子關係最牢靠的紐帶。

如果父母總是不能兌現自己說過的話,就很容易透支孩子對自己的信任,讓孩子嚐盡被騙的難受滋味。

把三個兒子送進斯坦福的陳美玲,談到教子心得時,特別強調很重要的一點就是,不要對孩子撒謊。她說,如果答應了明天帶孩子去公園踢球,即使再累也會帶他們去玩,不然孩子就會覺得你在撒謊。

要是小孩子不相信人的話,他們的一生都是很孤獨的。經常誑騙孩子,還容易讓孩子有樣學樣,養成不說實話,不守信的壞習慣。

之前在《實驗兒童心理學》雜誌上有一項研究,通過對379名成年人的問卷調查,得出這樣的結論:小時候被父母誑騙多次的孩子,長

大後也傾向于對父母說謊,且有可能面臨社會心理調節問題。

信任是一根細絲,一旦折斷了它,就很難再把它接上。想讓我們的孩子成為誠實守信的人,父母就要在生活中以身作則,不輕易許諾,但承諾了就不能隨便食言,千萬不要敷衍孩子。

4.有條件地愛孩子

我愛你,但我希望你能更努力。只有孩子變得優秀懂事,符合父母期待才去愛他,這種有條件的愛,也是傷害孩子的利刃。

最近熱播的電視劇《小捨得》里,學霸子悠在家長會上,忍着委屈說:“我媽媽愛的不是我,而是考滿分的我。”讓人無比心疼。

要知道,那個不及格的孩子,他的內心也無比煎熬,如果再遇到最親近人的責罵,他只會更加破罐子破摔。

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有句話,很值得父母深思:“你的愛不過是只要你屬於我,我就愛你。一旦你不能滿足我的需求,我就不喜歡你了。”

真正的愛孩子,應該如他所示,而非如你所願。當我們放下偏見,放下不切實際的期待,給孩子成長的空間和自由時,孩子的潛力反而被激發出來了。

5.懷疑孩子的能力

沒有什麼能比父母的貶損和懷疑,更刺傷人的了。

知乎上有個網友分享了一件事兒,下面的評論里很多人都感同身受。

她小時候對數字不太敏感,做數學算術題總是比別人慢半拍,但每次算出來的結果,正確率挺高。媽媽輔導作業時,嫌她半天才寫答

案,總是不停地念叨她腦子笨、反應慢,在外人面前說她數學成績“指定好不了”。

時間久了,她開始對數學這門學科厭惡起來。只要看到數字,就會想起媽媽的那些傷自尊的話,怎么也擺脫不了,導致後來偏科也越來越嚴重。

這位媽媽肯定想不到,自己這些話能澆滅孩子學數學的自信,毀掉孩子的興趣。做父母的,應該是孩子自信尚未建立時,給予激勵鼓舞,讓他看到希望,幫他重塑信心。

不斷地否定質疑,除了讓孩子一蹶不振外,沒有任何好處。

6.讓孩子覺得欠父母太多

讓孩子覺得對父母什麼都虧欠,背着負罪感生活,對孩子是一種長期折磨。

經常聽到有父母對着不爭氣的孩子,苦大仇深地說:“我們這麼辛苦是爲了誰?”“要不是因爲你,我早就……”“你對得起我嗎?”就像一座大山一樣,壓得孩子喘不過氣來。

在之前熱映的台劇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里,媽媽把全部時間都用在盯孩子上,對孩子全方位的控制,這種密不透風的愛讓人感到很窒息。

痛苦不堪的茉莉大聲終于忍不住喊出:“你以爲我們想被你生出來嗎,你要生有問過我們嗎?”其實茉莉在媽媽的控制下,早已經患上了抑鬱。媽媽不僅沒有察覺女兒的變化,還咄咄逼人,企圖製造愧疚感,讓孩子乖乖聽話。良言一句三冬暖,惡語傷人六月寒。

《非暴力溝通》書里說:“也許我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談話方式是暴力的,但我們的語言確實常常引發自己和他人的痛苦。”隱形的暴力也是暴力,更應該引起警覺和反思。

不讓這些脫口而出的軟刀子傷害到孩子,是我們每個父母需要終身學習的功課。文章來源:凱叔講故事